

殷弘緒的傳教活動與 景德鎮“窑神”故事的傳播^①

Père D'entrecolles' Missionary Work and the Spread
of the Tale of the “Porcelain God” in Jingdezhen

牟學苑

Xueyuan MU

280

Abstract: Père D'entrecolles, a French Jesuit missionary, propagated Christianity in Jindezhen, Jiangxi Province for a long time. He was the first to reveal the secret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of Chinese ceramics to the West in his two letters reporting on Jindezhen's porcelain industry. In these two letters, Père D'entrecolles also told the popular tale of the “porcelain god” in that region. This tale was quoted by French sinologist Stanislas Julien, which in turn inspired Lafcadio Hearn to write *The Tale of the Porcelain God*.

Keywords: Père D'entrecolles, “porcelain god”, Tong Bin, Lafcadio Hearn

① 本文為石河子大學校級項目《西方日本學家與近代日本形象建構研究》成果之一。

在中西科技交流的歷史上，殷弘緒是經常被提及的一個名字。他其實是個耶穌會傳教士，法國人，原名 Père 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亦作 Dentrecolles、d'Antrecolles 或 d'Antrecolle），殷弘緒是他的中文名字。1662（亦說1663年或1664年）年，殷弘緒誕生於法國利摩日（一說里昂），20歲左右時進入初修院，1698年發願，1699年，殷弘緒抵達廈門，開始了他在中國的傳教活動。

殷弘緒抵達中國時正值康熙中期，同時也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宣教的一個“黃金時期”。1687年，洪若翰、張誠、白晉等五位學識淵博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抵達中國。這些法國“國王的數學家”們很快也贏得了中國皇帝的信任，1692年，康熙帝下容教令，次年，康熙欽命白晉回歐洲招募新傳教士來華服務。但由於白晉行程輾轉，直到1698年白晉一行11位耶穌會士才抵達廣州，次年，殷弘緒與傅聖澤等另外五位法國傳教士亦抵達中國，從而大大加強了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在華的影響，因而在次年即成立了在華法國傳教區。

殷弘緒抵達中國之後努力學習漢語，到了1703年即開教於江西。江西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力圖開闢的新區域之一，殷弘緒“未至饒州以前，信教者無一人”^①但在殷弘緒努力之下，其傳教活動還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從1707年起，殷弘緒開始擔任在華法國傳教區會長，這使他的責任更大，傳教活動的區域也逐漸由江西轉移到北京。

康熙末年，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環境開始發生變化。1706

^①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均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549頁。

年起，開始實行傳教士領取信票制度，至1720年乃至禁教，至雍正後更是開始全面禁教。因此，殷弘緒不得不於1722年起移居北京，在北京殷弘緒依然堅持秘密傳教近二十年。1741年，殷弘緒歿於北京，葬於正福寺傳教士墓地。

殷弘緒在華凡四十二年，著有《逆耳忠言》、《主經體味》、《訓慰神編》、《莫居兇惡勸》等漢文傳教書多部，以法文寫就的討論中國情況的論文多篇，他還曾將一些中國的故事、文章譯為法文。伏爾泰的《查第格》中就有類似於《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情節，這影響的來源便是殷弘緒的譯文。此外，殷弘緒還有與傳教同仁之間的一些信札傳世。在這些信件中，除了彙報、探討教務外，最多的內容便是他搜集、記述的中國科技情報。清代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的一大特點就是，他們除了傳教之外，還身兼科學考察的直接使命。對於這些法國耶穌會士來說，科學考察不再僅僅作為個人興趣和傳教的手段，同時也是他們前來中國的目的之一。在殷弘緒的信札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從科技角度出發的對中國的觀察。他曾詳細地記述過種痘的方法、中國的藥物及植物、中國的香料、人工養殖珍珠的方法、煉丹術等，而在這類記述中，最為著名的無疑是他關於景德鎮陶瓷的兩封信函。

殷弘緒曾在景德鎮地區長期居住傳教，通過走訪和查閱資料他搜集了大量制瓷工業的情報，並於1712年9月1日致耶穌會中國和印度傳教會巡閱使奧裏神父的信及1722年1月25日的另一封信中詳細介紹了景德鎮瓷器製作的概況及工藝。殷弘緒的這兩封信最早向歐洲人洩漏了中國的制瓷秘密，所以很快便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殷弘緒的第一封信1917年1月曾被載入的著名的《特雷烏雜誌》(*Journal de Trévoux*)，同年10月被收入《學者

雜誌》(*Le Journal des Savants*)。此後，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1735)也收入了殷弘緒這兩封信的相關內容。1856年，法國漢學家儒蓮編譯的《中國瓷器的歷史及其工藝》(*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 Paris: Mallet-Bachelier, 1856)中將殷弘緒的記述收錄其中，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瓷器”條目也提到了殷弘緒的報告。正是靠着殷弘緒傳回歐洲的情報，歐洲人才真正掌握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制瓷工藝，而殷弘緒的故鄉——利摩日——也一躍成爲歐洲的“瓷都”。

有人說殷弘緒在景德鎮的活動不僅僅是傳教，還擔負着“工業間諜”的使命，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瓷器幾乎一直是歐洲從中國進口的最大項的商品，豐厚的利潤挑逗着歐洲人仿製中國瓷器的欲望，但當時歐洲的工藝水平還不足以製造細膩的“真瓷”，所以中國人制瓷的秘密一直是歐洲化學家、工場主們夢寐以求的。殷弘緒在第一封信開頭就說：“雖然我的好奇心還還不足以讓我做類似的研究，但我相信，關於這項工作的詳細描述對歐洲總是有用的。”^①從這句話的字面看來他的報告似乎是無針對性的，但從信的內容特別是10年後第二封信的補充來看，殷弘緒的記述涉及景德鎮制瓷工業概況、制瓷流程乃至每道工序的具體工藝步驟，這絕對不是“好奇心”和普通的科學考察報告所能解釋的，他對景德鎮制瓷工藝的考察應該是有備而來的。

然而，伴隨殷弘緒的信札流傳到歐洲的不僅僅是景德鎮的制瓷工藝，還包括景德鎮的“窑神”故事。1712年的第一封信中，

^① Père D'entrecolles, "Lettre du Pere D'entrecolles," in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Tao Shuo*, ed. Stephen W. Bush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0), 181.

殷弘緒記載了一個“瓷神”的傳說：“由於每個行業都有特定的偶像，再加上這裏神明的傳播像某些歐洲國家伯爵、侯爵身分的授予一樣容易，所以制瓷業有一個神毫不足怪。菩薩（這個神的名字）的來源正是緣於工匠們無法做成的這類式樣。據說從前有個皇帝一定要瓷工們按照他給的式樣製作瓷器，官員們多次報告說無法辦到，但這些諫諍卻使他的願望愈發強烈。在中國，皇帝是塵世間最令人畏懼的神，他們的任何意願眾人都不能違背。因此官員們加倍操心此事，對瓷工們使用了各種嚴酷措施。可憐的瓷工們費錢費力得到的卻只是懲罰。他們中有個人由於絕望跳進了燒得通紅的窑裏，當即被燒成了灰燼。但瓷器燒成了，非常漂亮，也完全符合皇帝的要求。從此，這個不幸的人被當成了英雄，後來又變成了掌管制瓷的神。”^①殷弘緒說這個瓷神的名字是“菩薩”（*Pou sa*），這顯然不夠準確，其實這個掌管景德鎮制瓷的神應該是“風火窑神”或“風火仙”童賓。景德鎮民間也有將童賓稱為“窑神菩薩”的說法，殷弘緒的“菩薩”大概由此而來。

“風火仙”童賓的傳說自明清之際就在景德鎮地區廣泛流傳，至今仍存有祭“窑神”的風俗。乾隆三十九年（1774）朱琰著《陶說》中有風火仙的記載：“有神童姓者，窑戶也，前明燒龍缸，連歲不成，中使督責甚峻，窑民苦累，神為眾蠲生，躍入窑突中以死，而龍缸即成。司事者憐而奇之，建祠廠署祀焉，稱風火仙，屢着靈異，窑民歲祀唯謹，擬之社方也。”^②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浮梁縣志》中所收唐英所撰《火神童公傳》，

① Père D'entrecolles, "Lettre du Pere D'entrecolles," in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Tao Shuo*, ed. Stephen W. Bush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0), 204-205.

② 朱琰：《陶說》，保粹堂（刻本），1916，第31-32頁。

其事最為詳盡：“神，姓童名賓，字定新，饒之浮梁縣人。性剛直，幼業儒，父母早喪，遂就藝。浮地利陶，自唐宋及前明，其役日益盛。萬曆間內監潘相奉禦董造，派役於民。童氏應報火，族人懼，不敢往，神毅然執役。時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撻，或苦饑羸。神惻然傷之，願以骨作薪，丐器之成，遽躍入火。翌日啓窑，果得完器。自是器無弗成者。家人收其餘骸，葬鳳凰山，相感其誠，立祠祀之，蓋距今百數十年矣。”^①《浮梁縣志》中另有年希堯撰《重修風火神廟碑記》，其事與此相類。此外，嘉慶年間藍浦着、鄭廷桂補輯的《景德鎮陶錄》中附有“禦窑廠圖”，可以看到原景德鎮禦窑廠東有一“風火仙廟”，此廟供奉的就是童賓。

從歷史上來看，“窑神”童賓的出現實際是以明代景德鎮陶瓷工人的抗稅鬥爭為背景的。萬曆年間，由於宮室糜費及軍費開支，國庫日漸枯竭，神宗乃派宦官赴各地任礦監、稅使，搜刮民財。各地礦監敲骨吸髓、橫徵暴斂，又兼縱行不法、貪污公行，致使民變四起。景德鎮地區因承擔上供“燒造”，民眾負擔最是艱辛。《陶說》中記載：“而中官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萬曆十一年，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題稱，今據該監所開，碗、碟、鍾、盞之類，皆上用必需，而祭器尤不可缺。中間如圍棋、棋盤、棋罐無益之具，屏風、筆管、瓶罐、盒爐不急之物，總九萬六千有奇。苛索如此，風火仙之事，不知何時，大率類此。”^②宦官潘相任江西礦監期間，橫行不法，景德鎮窑工不堪其擾，於萬曆三十年（1602）二月二十一日發生民變。《明

^① 唐英：“火神童公傳”，載《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熊寥編，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第126頁。

^② 朱琰：《陶說》，第33頁。

史》中所記“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①，《明實錄》中所記“江西稅監潘相、舍人王四等於饒州橫姿激變，致毀器廠”^②，即指此事。民間傳說童賓因燒造龍缸而死，引起公憤，因而由官方立祠祭祀，雖非信史，亦由此背景脫胎而來。

“窑神”童賓的故事伴隨着殷弘緒的書札也漂洋過海傳播開來。1887年，英國人拉夫卡迪奧·赫恩^③，在美國出版了一部由六個中國神鬼故事組成的《中國鬼故事》（*Some Chinese Ghosts*），其中《瓷神的故事》（*The Tale of the Porcelain-God*）一篇即由殷弘緒記述的瓷神故事演化而來。

《瓷神的故事》是《中國鬼故事》的最末一篇。故事的主人公叫做菩（譯音，*Pu*），是一個有名的制瓷工人。一次他進獻給皇帝一件精巧的瓷缸，天子龍顏大悅，賞賜給他五千兩銀子，但又對他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件具有生命的瓷缸，有着肉體的顏色和形質，能隨人的心意而變化。菩一次次的實驗，一次次的失敗，他乞靈於窑神，窑神卻啓示他，靈魂與肉體是不可分別的！於是，菩投入了烈火之中，終於製成了瓷缸。天子也因此封他為瓷神。

《中國鬼故事》是赫恩的編譯作品，但從翻譯的角度說來，《瓷神的故事》是沒有原本的，它幾乎是赫恩以殷弘緒記述的中國傳說為靈感自己創作的一個故事了。從赫恩在書後附錄的《題解》（*Notes*）看來，除殷弘緒的書信外，他還參考了儒蓮的《中國瓷器的歷史及其工藝》。《中國瓷器的歷史及其工藝》實

① 《明史》，卷三百十五·列傳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

② 《神宗實錄》，卷三六八。

③ Lafcadio Hearn (1850-1904)，即後來的小泉八雲。赫恩本是英國人，1869年赴美，曾任新聞記者等職，1890年由美國赴日，後娶日本婦人為妻並加入日本國籍，以妻姓取名小泉八雲。

際是《景德鎮陶錄》的法譯本，但並非全譯，而且除了翻譯，儒蓮還在書中收入了自己撰寫的長篇《導言》、塞夫勒皇家瓷器工場的化學家薩爾維特（Alphonse Salvétat）的序文以及霍夫曼（J. Hoffmann）由日語翻譯而來的一篇關於日本制瓷情況的長文。赫恩在《瓷神的故事》中所使用的大量中國制瓷工藝的名詞，即由此書而來。

殷弘緒在信中將瓷神的名字記為“菩薩”，赫恩對此表示了質疑，但他也不清楚瓷神真正的名字。赫恩在故事開篇的題記中說：“《風火神傳》記載，陶藝家臧公（Thsang-Kong）每當遇到疑問的時候，他就會向燒制瓷瓶的窑火中望去，向火焰中的守護神問詢。窑火之神就會幫助他，給他建議，所以臧公制作的瓷器比別人的都要精美可愛。”^①這裏所謂的“臧公”，是指工部郎中臧應選，清康熙年間曾被派駐景德鎮禦窑廠督造祭器。在他督造時，其窑稱為“臧窑”。《景德鎮陶錄》卷五“康熙年臧窑”條記：“唐公風火神傳載臧公督陶每見神指畫呵護於窑火中”^②這裏的神本就是指童賓，赫恩受儒蓮譯本中此句啓發，在“瓷神”之上又造了一個“窑神”出來，還添加了多次向“窑神”祈禱、問詢的情節。進而，赫恩將殷弘緒的“Pou sa”加以改造，寫成了“Pu”，並創造了一個情節使其合理化：瓷神殉身後製成的瓷缸若加以敲擊則有“Pu”的聲響，這就是神的名字。

赫恩不懂漢語，終其一生也沒有到過中國，所以在創作《中國鬼故事》時所依據的材料大都是漢學家的著述。《中國鬼故事》

^① Lafcadio Hearn, *Some Chinese Ghost* (Boston: Roberts Brothers, 1887), 134.

^② 藍浦、鄭廷桂：《景德鎮陶錄校注》，歐陽琛等校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66頁。

所選的六個故事除了都是與“鬼”相關的故事之外，彼此間並沒有甚麼關聯，而赫恩從大量的西譯中國傳說中將它們挑選出來，加以演繹，所據的是自己的取捨標準。對此，趙景深分析說：“大約因為中國是產絲茶的國家，所以小泉八雲就搜求了織女和茶樹的故事；也許還因為中國以江西景德鎮瓷器聞名世界，China 一字又本有瓷器的意思，所以又寫了瓷像的故事這一篇”^①。由此可見，儘管赫恩對中國文化抱有極大的興趣，但他筆下的中國故事卻帶着很强的個人想象和西方套話的痕跡。

從風格上看，赫恩是個“異國情調”式的作家，在《中國鬼故事》中就已經鮮明地體現出了這一點。《中國鬼故事》中出現過多次漢字，如“龍圖公案”、“神仙可冀”、“沙門品”等，《瓷神的故事》後亦有“大清國”三字，但這些文字大都與情節無關，他不過是把這些字從漢學家們的著述中抽取出來，加以修飾變形後放在書中起裝飾作用罷了，其目的自然是為了突出作品的“異國情調”。赫恩還在書中使用了大量的音譯外來詞，但這些詞往往與故事情節並沒有甚麼聯繫，有時甚至有贅疣之感。比如《瓷神的故事》在情節開始前的背景描述中，赫恩使用了大量關於中國瓷器和制瓷工藝的名詞，如“Kao-ling”（高嶺土）、“Kouan-yao”（官窑）、“Yao-pien”（窑變）等。這些詞數目既多，又極為龐雜，甚至還有不少訛誤，對讀者的耐心是個不小的考驗，但赫恩對這一點卻非常堅持。1886年，赫恩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出版商要求他刪去大量日本的、中國的、梵文的、佛教的詞彙，為此他還專門寫了一封長信去求肯。對此赫恩的傳記作者比斯蘭女士評論說：“這個要求對赫恩來說特別痛苦，

① 趙景深：“小泉八雲談中國鬼”，載《文學周報》第328期，1928。

因爲他熱愛這些異國情調的詞，不僅僅因爲它們本身，還因爲它們給他的風格帶來的裝飾色彩。”^①

不管赫恩如何裝點渲染，他筆下的這些故事不過是些塗了中國色彩的“赫恩式”作品罷了。然而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看來，如北京大學的嚴紹盪先生所說，“不同文化之間的傳遞，它們的內在的運行機制”，遵循的都是“‘不正確的理解’的規律”^②，而且經由殷弘緒的記述和赫恩的創作，景德鎮的“窑神”傳說才得以傳遍世界（《中國鬼故事》自出版之後不斷被再版、重印，至今已有近二十個版本，並被譯成法語、日語等多國文字，在西方世界有相當的影響），無疑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參考文獻：

1. Père D'entrecolles. "Lettre du Pere D'entrecolles."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Tao Shuo*, edited by Stephen W. Bush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0.

2. Hearn, Lafcadio. *Some Chinese Ghosts*. Boston: Roberts Brothers, 1887.

3. Bisland, Elizabeth. "Introductory Sketch."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vol.1.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3.

① Elizabeth Bisland, "Introductory Sketch," 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vol.1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3), 79.

② 嚴紹盪：“文化的傳遞與不正確理解的形態”，載《中國比較文學》，1998（4）。

4.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均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5. 朱琰：《陶說》，保粹堂（刻本），1916。
6. 唐英：“火神童公傳”，載《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熊寥編，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7. 藍浦、鄭廷桂：《景德鎮陶錄校注》，歐陽琛等校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8. 趙景深：“小泉八雲談中國鬼”，載《文學周報》第328期，1928。
9. 嚴紹盪：“文化的傳遞與不正確理解的形態”，載《中國比較文學》，1998（4）。

作者簡介：牟學苑，石河子大學文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Email: pkuwest@sohu.com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Mu Xueyuan, Doctoral Candidate at Peking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hihezi University.